

秋色 · 台灣四季



秋色如何？
不盡然楓紅 也不全然白茫
天空墨藍 月色冷潔 日暮滄滄
雲心一片 悠悠飄冉

「秋風似酒醉染山色」最能夠淋漓盡致傳達台灣秋山色彩變化的神情

北迴歸線以南的台灣低海拔氣候型態近似「熱帶季風氣候」，全年概分為「乾涼旱季」與「濕熱雨季」兩季；但是居住在南台灣的我，則自己把它區分為「不太熱的天」與「很熱的天」兩種。在這樣的自然條件下，除了中、高海拔山區外，其實南台灣可說是終年如春、夏，不若溫帶北國般四季分明。所以在這裡若要觀察、體會季節和歲時的更迭，只能藉由縝密的心思和眼力，並且心存喜悅與敬畏，才能夠感受天地細膩的脈動。

陽曆八月七日，太陽過黃經一三五度，秋季開始，是為「立秋」。時序到了立秋，表示酷熱難熬的夏天逐漸離去，涼爽舒適的秋天就要來臨了。

但是我心中的秋，並不完全遵循二十四歲時節氣來到。秋，在聽到校園裡紅尾伯勞的第一叫聲開始；秋，在荖濃溪畔看甜根子草白芒翻飛的時候開始；秋，在窗前清楚看到巍峨大

武山以青天為壁，矗立雲端的時候開始。秋，像白霧，悄悄地從高屏溪口飄進心裡。

秋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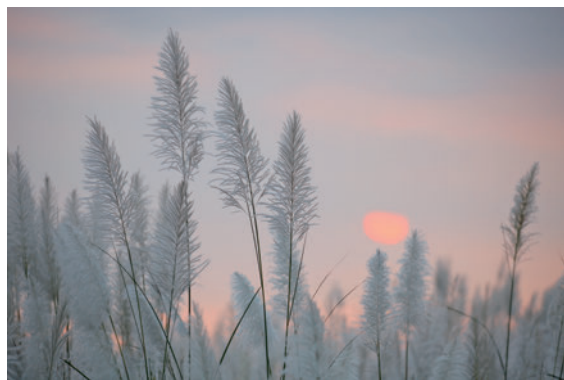
溪變寬變急了
白是眼前僅有的顏色
天地滄茫 蒙上一層紗霧
芒花飛絮都是我細碎的
詩與詞
直到夕陽西斜
暮色終於鋪奏出
一曲輝煌萬丈的
交響樂
我是唯一的聽眾

秋不應繽紛，宜染成銀錠色，讓晚霞盡情流露。話也不用多說，季節裡自有我的消息，當在溪之畔，在水之湄看見我，你便知道，我的兩鬢已白如秋天裡蒼茫的荖濃溪。

從溪口飄進來的並不是白霧，而是甜根子草沿著溪畔，一路鋪陳的秋芒。這個時節若是開車疾駛在88快速道路的萬大橋上，一眼就可看見橋下遠方，高屏溪河床上綿延數里而去的白芒。於是打定主意，在芒花盛開的時節，造訪荖濃溪、旗山溪與高屏溪。由遠或近、由高或低，用心與影像烙下這一年一度秋的印記。雖然溪水照常潺潺，芒花還是白茫茫，秋之交響樂譜仍在；但是每次演奏出的氣勢各有春秋，絕對不雷同；我們要仔細用心聆聽才能夠「看」得到。

雖說芒花白茫茫，其實並不盡然。它的白若配合時刻、天氣、光線角度等因素，並隨著風吹搖曳，會呈現千變萬化的色調光澤，是彩繪調色盤無法完全調配出來。我喜歡在傍晚時分帶著相機，前往橋上、堤上或河濱公園；此時夕陽西垂暑氣漸減，心神澄澈，是靜賞秋芒的最佳時機。

若說每束芒花序是不同樂器的演奏者，那麼風就是那闡釋樂譜，賦予整個作品生命力的指揮家了。風，時而輕唱，如琴訴情；時而低



夕陽漸沉發出萬丈光輝作最後的禮讚，在萬千白芒的揮別下肅穆謝幕沉落西方地平線。

吟，如鼓沉擊。白芒披紗迤邐，曼妙的身影在風中踏著小步舞曲旋曳，如浪翻騰。

夕陽漸沉，此時不要匆匆離席，交響曲進入最後樂章，奏鳴迴旋，澎湃沸揚。一輪紅日發出萬丈光輝，作竟日最終的禮讚，在萬千白芒的揮別下，肅穆謝幕沉落西方地平線，曲終人散，留下我滿心的讚歎和天邊一抹燦爛的餘暉。

秋蟲

當時序進入白露秋涼，牆腳的灶馬開始啾啾叫，就讓我憶起兒時日本宿舍老家，廚房瀟



秋就這樣子，一夕間在彎彎的河床上展開了

漫的炊煙飯香。「灶馬」是蟋蟀的一種，常在夜深人靜時，躲在鄉間傳統式的廚房大灶、牆腳等暗處鳴叫整晚；作家陳冠學先生稱牠為「詩蟲」，台語則叫牠「肚猴」。成語「蛛絲馬跡」中的馬，有人說即是指灶馬。

「秋」字在甲骨文中是一隻豎直的昆蟲，可能是蟋蟀或螽蟴之類會發聲音，且在秋天大量出現的昆蟲之造形。這個字的發音大概就是牠們的鳴叫擬聲「啾～啾～啾」。

中國北方陽曆八月時，蟋蟀成蟲會逐漸出現，到了九、十月則大量發生，牠們在夜裡躲在草叢、屋角陰暗處間鳴叫，音調短促高尖；但是隨著秋去冬來，蟋蟀也就相繼死亡消滅了；蟋蟀是一種屬於秋天的鳴蟲。

甲骨文中「秋」字有兩種寫法，一種就是豎直昆蟲樣，另外一種是蟲子下加一盆火；為何要增加一盆火呢？這有許多種解讀。其中之一的說法是，秋收以後用火燒秋蟲及禾稈，讓養分重返大地，待來春再滋養新作物。火燒秋蟲、火燒禾稈，都是秋天收成後的一種農務行



《左圖》蟋蟀的一種；《中/右圖》甲骨文「秋」的兩種寫法



漢字「秋」的演變

為，這就是「秋」的概念。

後來秋「蟲」隱退，由「禾」取代其位。所以小篆的「秋」是由「左火」、「右禾」組合而成；而大篆及後來的楷書「秋」字，則是由「左禾」、「右火」構成。表示秋天作物成熟呈金黃色，恰如火灼。本來秋字的起源是一隻得意鳴叫的蟋蟀象形，但是最後「秋」字的演化，與時節概念發生牢固的聯結，乃是農作物成熟收穫時的景觀。

西周以前，一年只分春、秋兩季，所以魯國的編年史叫《春秋》；而現今我們也引申「春秋」就是「年」的意思。

秋山

秋

坐定後斟了杯醇酒
一飲而盡
再續 已微醺
微醺之眼回望來處
以上是雲 以下是嵐
和婆婆樹叢

秋

伸手欲把遠山推過去
啊！啊！
不小心碰翻滿杯酒紅
醉染了滿山
秋色

蟬聲逐漸轉弱，百花也合瓣了，夜氣凝涼，天空澄澈蔚藍，翠綠漸褪隱，把大地讓給紅與黃，秋就從山頂一路渲染下來。

「秋風似酒醉染山色」最能夠淋漓盡致傳達台灣秋山色彩變化的神情。如果持觀賞北國楓紅盛況的心情去期待家鄉的山野，會有相似的大景演出，那麼肯定會大失所望；在此地唯有用細膩的眼睛和心情，才能體會其轉換之微妙。



天空澄澈蔚藍，翠綠漸褪隱，把大地讓給紅與黃，秋從山頂一路渲染下來

從前曾經參加一個蝴蝶調查隊，調查路線是沿著八通關越嶺道，從海拔1200公尺的東埔，爬升至2700公尺的八通關草原。在為期一年的活動中，每個月親自來回走過一趟，所以會非常仔細地觀察、紀錄、體會到這落差約1500公尺的山區四季之更迭。

然而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深秋時節的山色。此時天高氣爽山風送涼，人行走其中倍感心曠神怡。步道沿陳有蘭溪蜿蜒於山腰，在山陽與山陰間穿梭。記得就是在接近雲龍瀑布前，當時行至一轉彎處，眼前豁然明朗，彷彿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只見一大片黃葉隨風搖曳，在藍天白雲的襯托下閃爍生輝。

若在春、夏季節，這幾棵生長在中、低海拔的無患子科植物，也會如同其他樹木，長滿翠綠的枝葉，身處其中很難突顯姿色。但是此時冷涼的秋意漸濃，他們卻最先感知，樹葉隨

著日夜溫差的漸增，於是開始換上金黃色衣裳，相較之下，其餘的樹木就沒能這般吸引人的眼光了。這是一種溫厚、沉穩、含蓄的橙黃，有著暮色餘暉的莊嚴，令人看了心生安詳。這黃葉飄飛的秋山景色，雖然無法以「壯闊」來形容，但是對生長在熱帶南國的我而言，已經是一大視覺享受與心靈的感動了；如今事隔多年記憶仍然猶新。

其實秋色不會僅止於山區，它就像畫家正在揮筆的一張水彩畫，顏色由畫紙上方冉冉往下渲染開來，直到平地田野，甚至蔓延、擴散至城鎮市區內。

看啊！那立在馬路兩旁，開著黃花紅果的台灣欒樹；那長在公園裡整株黃葉的九芎；還有那金果與綠葉參差的苦荬。他們都在向我們透露秋的訊息，輕輕地、點點地...

你聽到、看到秋的身影了嗎？

秋月

在秋分與中秋之間

仰望

在晝與夜交會之際

偶遇

在寂寞的月世界

想像

峻峭的稜脊 光枯的杈杈

中秋夜 是否仍有一樣的月亮？

「一年明月今宵多」，如果缺少這千里嬋娟，秋必定遜色不少。月之圓缺朔望，本來就是每個月都會有的自然天象，但就是在白露與秋分之間的中秋明月，始為秋增添了许多詩意與遐想。這個時節天高氣爽，月娘格外皎潔，是夜晚天空中最美麗的景致。可是，也不要忽略在白天出現的弦月，雖無望月既成的圓滿歡喜，卻有一絲「碧海青天夜夜心」之幽思情。我喜歡透過前景，例如芒花、枯草、苦荬、欒樹等，來眺望那斜掛在東方天邊，將圓未圓的朔月；若再襯以青空疏雲，啊，濃濃秋意便湧上心頭！

在田寮月世界看秋月，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心境了。崢嶸嶙峋的惡地形，狀似我們心

中根深蒂固被建構起來的月球表面之心象；除了幾位太空人親臨之外，沒有其他人踏上過。多麼奇怪的幻影啊！在月球上看月亮。不知道自己為什麼一直望著它？月亮還在，中秋節還在，但是阿姆斯壯已經不在。那隻踏月的腳印還在嗎？「我的一小步，人類的一大步……」我的心中默默唸著這句曠世名言。

晚風漸起，寂寞的月世界顯得更寂寞；直到沁涼的黑夜降臨，而月色依然亮明。

霜降

對許多人而言，秋天是收穫的季節，歡聚的季節；對大自然而言，它是交接的季節，離散的季節；對我而言，秋天是沉思的季節，與自己對話的季節。

秋的最後一個節氣「霜降」，我來到經常漫遊的埤池畔。靜悄悄的水面，映著枯枝的倒影和天空的浮雲；蜻蜓不見了，落葉飄下，點出朵朵漣漪。岸邊的大花咸豐草小白花凋盡，結成鬼針狀的黑色瘦果。曾經飛舞花叢中的蝶群亦杳如黃鶴無影無蹤。只見幾隻來此度冬的漂鳥，輕盈地滑落如鏡面般的水面，劃出幾道白色水痕，然後一切復歸於靜寂。

於是，秋逐漸隱退，冬慢慢飄了進來。



在田寮月世界看秋月，另一番截然不同的心境。



幾隻度冬的漂鳥輕盈地滑落如鏡面般的水面，劃出幾道白色水痕，然後一切復歸於靜寂。